

## · 名人手札 ·

## 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上）

张廷银 刘应梅整理

1940 年前后，浙江南浔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嘉业堂藏书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变故：由于日本侵略军铁蹄南下，江南地区的局势一片动荡，又由于家庭矛盾日剧，生活财用日渐匮乏，刘承干无力保护其辛苦所藏，便将其出售，当时日本在华的两大机构——大连满铁株式会社和上海同文书院参与此事。而在这两家机构的前台和背后，当时的日本军方势力、学者以及中国的文人、书贾甚至堕为民族败类的汉奸，也纷纷染指其中，从而展开了一场政治与学术相融、道义与强权并在的“文化交流”活动。这种在特定条件下私人藏书所遭遇的特殊命运，颇富有传奇色彩，而其中所包含的民族辛酸，更令人深感痛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粘贴稿本一册，收录了当时关涉此事的中日人士如刘承干、罗振玉、罗振常、许汝棻、景嘉、陈崇实、松崎鹤雄、牧次郎等人，就日本人买取嘉业堂藏书，所致王季烈函札 55 通，另有王季烈致松崎鹤雄 1 通，松崎鹤雄致罗振玉 1 通，王大隆、季琳就其他事情各致王季烈 1 通，总计约 59 通。根据各函致书的对象，基本可以判断这批信函是由王季烈本人或其家人所收藏。其中大部分是信函原件，甚至是草稿，个别的则可能是过录誊抄或复写，但都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化

意义。所披露的许多细节过去一直不为外界所提，也没有人去讨论。尤其是刘承干由于无力保护所藏而不得不开门揖盗一节，不但显示了近代藏书由私人珍藏到图书馆集中收藏的必然发展过程，更能说明在国家整体实力空前弱小的情况下，个人力量的微弱与无奈。我们现将这批函札整理公布，以作为了解中国近代藏书事业发展状况及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状况、文人的复杂心理等问题的重要补充资料。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尽可能地作了注解；各函的日期和前后顺序，也根据相应事件的发生时间，作了初步的判定和排列；函中所出现的夹注、批注，以括号形式显示，个别的融入正文之中。原函中未能识别的文字，以方框（□）显示，识别不准的，则在括号内以问号标出。对于嘉业堂此次售书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藏书事业与国家兴衰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我们将在另文中予以较详尽的交代。

### 一、刘承干致王季烈（25通）

#### （一）

君九<sup>①</sup>大哥大人侍右：

奉五月十四日、廿六日两次惠书并柔甫<sup>②</sup>两信均敬悉。柔甫来申后，壹切接洽具详十四日函。此次柔甫周历各处，公毕返沪，弟即于廿九日在敝寓设宴，为之洗尘。并柬邀伊藤<sup>③</sup>，届时只柔甫一人来，陪客为鲁公<sup>④</sup>、高梓<sup>⑤</sup>及蟬公<sup>⑥</sup>，另请一顾姓通译，为鲁公所介绍，当时为藏书楼事，即开具下列两点理由，解释误会：（一）去年春间曾托教育部参事汪郁年<sup>⑦</sup>代表，至军部达感谢之意，其后由鄙人致函牧少将<sup>⑧</sup>道谢，曾得其谢函；（二）去年南浔镇复兴公债，同乡均未认购，鄙人一人未便独异，且并无派人来说拒而不见之事。结果柔翁对以

上两点不置可否，至此次酬酢尚称尽欢，即于大计进行，鲁公亦有所商讨，彼言老成者多赞成，青年派则反是，惟弟苦于不谙日语，即有舌人为之翻译，终觉彼此隔膜，不能尽言。柔甫于六月二日动身，弟以通行证逾期失效，不能出界外，故请季寔<sup>①</sup>兄代为送行。昨据南浔友人（到沪）言，书楼既有军部暂管之牌示，则一切均须听军部指挥（此节日人亲去书楼司事者），不能自由，欲求保全，最好能设法取销军部暂管，则不保全而自保全矣。柔甫对文治派老前辈与见在当地驻军领袖或不相识，致无能为力，此固无可如何也。柔甫在宁曾以此事托梁众异<sup>②</sup>，渠亦允为设法。见在弟已派书楼主任施君<sup>③</sup>俟领到通行证即赴宁，面为请求，因书面请求总不能详尽也。是否有效，一俟施君返后再行续陈。专肃祇敬道安。（柔甫两函及景天赐<sup>④</sup>函附缴，至祈督纳。书楼事辱承我哥远道关切，无微不至，弟心非常感篆，非颖能宣）弟期刘承干顿首  
四月十五日即六月二号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6月2日）

注：

①君九：即王季烈（1873—1952），字君九，号螭一、螭庐，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光绪三十三年进士，官学部郎中。辛亥后寓居上海，后移居大连、北京。与刘承干过从甚密。

②柔甫：指松崎鹤雄，号柔甫，日本汉学家。于1910年到中国，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中国文化。曾多次到嘉业堂观书，受到刘承干的热情接待，因此与刘承干的交往也较深。关于松崎鹤雄在大连满铁图书馆的工作情形以及他和桥川时雄收集中国古籍的情况，日本长泽规矩也《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一文说：“……再往东是修绠堂孙氏，目前在北京最活跃的是它和琉璃厂的文禄堂，北京的桥川时雄和大连图书馆的松崎鹤雄常买他们的书。”（《逛旧书店淘旧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

③伊藤：即伊藤武雄，当时为满铁上海事务所所长（见苏崇民《满铁

史》第813页，中华书局1990年12月版）。刘承干另函中所说伊藤所长与此为同一人。

④鲁公：与另函中所说鲁山丈、鲁老为同一人，即许汝棻（1863——？），字鲁山，江苏镇江人。清朝举人。曾任福建财政监理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伪满文教部次长。1937年7月辞职。

⑤高梓：未详。

⑥蟬公：即罗振常，他曾与刘大缙（刘鹗第四子）在上海合设蟬隐庐书肆，故有此称。

⑦汪郁年：字棣卿，江苏吴县人。抗战期间，曾任维新政府教育部参事、汪伪政权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

⑧牧少将：即牧次郎，当时为杭嘉湖地区日军警备司令，曾奉上海日军总司令松井之命，“保护”嘉业堂。另说他是松崎鹤雄之妻舅，受松崎之托“保护”嘉业堂。

⑨季寔：据刘承干《求恕斋日记》，季寔姓许，主要为刘承干经营产业者。

⑩梁众异：即梁鸿志（1882——1946），福建长乐人。字众异。光绪二十九年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193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与陈锦涛、陈策等人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任行政院长。1940年任汪伪政权的监察长。1946年被枪决。

⑪施君：即施韵秋，曾为嘉业堂职员，1948年去世。当时与日本方面有联系，与郑振铎等也有来往。

⑫景天锡：未详。据各函所及情形，可以初步判定其与景嘉为同一人。据启功先生介绍，景嘉曾留学日本，乃父为毓贤之弟毓廉。其他未详。

## （二）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二日发一航空函，度登签掌。昨接公渚<sup>①</sup>自燕<sup>②</sup>快函，云接众异信，谓柔甫曾以售书事相托，问弟有无其事。但柔甫在沪与弟所谈，只借重众异名义，先运出善本，并未谈到售字，未知柔甫究竟与众异如何说法？殊难逆億<sup>③</sup>。今将公渚钞



示众异函重录呈览，请问柔甫一声何如？贵体日来想已康复，前嫂夫人与小妾说，我哥有移居北京之意，但彼处夏热，若果移居，想必俟秋凉，并盼示知，专此奉恳，祇颂道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六月六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6月6日）

注：

①公渚：即黄孝纾（1898或1900—？），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字公渚。青岛赫兰大学毕业。历任山东省公署秘书，山东督办参议，山东大学、大夏大学教授等职。工画及诗词。后寄寓沪上。据李性忠《刘承干与嘉业堂》及周子美《嘉业堂藏书聚散考》，黄孝纾被刘承干聘为私人秘书，并参与编目。

②燕：指北京。

③億：億度，即臆度。

### （三）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五月念七日函度承簪，及王公孟<sup>①</sup>兄前来信，谓梁公近出席青岛会议<sup>②</sup>，书楼事须俟其返宁再接洽。柔甫介绍小竹<sup>③</sup>、福崎<sup>④</sup>，迄今未曾来过，鲁公赴扬一月，其介弟<sup>⑤</sup>病未见轻减，恐不能即返。于书楼事颇关怀，曾询及小竹等已否来过。梁公政务殷烦，益以新赋悼亡，虽有图书馆急待购书之说，顾财政权掺诸对方，在事实上亦非易易，见在对方于书楼虽无特殊举动，然垂涎既久，决不肯轻易放弃。小竹又始终未一面，夜长梦多，深滋焦虑，奈何奈何？近悉桃潭旧主他日来申后有住居邻屋之说<sup>⑥</sup>（为王伯群<sup>⑦</sup>住宅，屋之四周新设碉堡），故数周前对方派人来关照，谓将驻扎军队，令迁让。近日（下缺）

（1939年7、8月）

注：

①王公孟：未详。疑为王荫泰（1886—1961）。浙江绍兴人，一作山西汾阳人。字孟群。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回国后任法制局编译、法典编纂会纂修，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职。1929年在上海操律师业务。1938年参加伪华北临时政府，任实业总署督办及总务长官。1945年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其间与梁鸿志等人来往密切。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去世。

②梁公：指梁鸿志。青岛会议：一般指1940年1月汪精卫、梁鸿志、王克敏等人为筹建汪伪临时政府而在青岛举行的会议。但与这里所说的时间不一致，不知确指哪一次？

③小竹：即小竹文夫（1900—1962），日本石川县金泽市人，东洋史学家。1928年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后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回国，先后任金泽大学、东京教育大学（今筑波大学）教授。著有《上海三十年》、《现代中国革命史》、《支那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等。

④福崎：亦当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职员。

⑤介弟：别人的兄弟或自己的兄弟，这里指鲁公之弟，即许汝棻信中所说“亡弟静川”。

⑥桃潭旧主：疑指汪精卫。大概用李白《赠汪伦》诗意：“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里所指为汪精卫迁居上海之事。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第26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称，1939年7月某日，汪精卫由上海虹口迁至沪西愚园路1136弄31号原王伯群公馆。谭天河《汪精卫生平》第2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亦云：1939年8月间，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汪精卫的住宅距会议地址（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即“76”号）很近，“这幢别墅式花园洋房，原是上海大学校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上海沦陷后被日军当作敌产处理。汪精卫从日本拜访回来后便住在这里。为安全计，便将这里弄内原有住户统统赶走，……”

⑦王伯群（1885—1944）：贵州文兴人，原名文选，字荫泰。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回国。民国元年，与章炳麟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历任约法会议议员、贵州省长、善后会议议员等职。1924年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董事、委员长、交通部长兼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等职。病逝于重庆。

（四）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连上三缄，未见赐复，不审均已达鉴否？海天遥阻，殊念念也。书楼事，同文<sup>①</sup>方面前虽有购买之说，今则音讯杳然，小竹、福崎为柔甫所介，至今尚未晤面。南京方面常与王公孟兄通函问，亦无切实办法。鲁老前来信曾询及书楼事，其介弟病虽有见轻之势，日上尚不能返沪。弟拟十二日移居霞飞路一二八四号<sup>②</sup>，房屋狭隘，且近马路，远不及愚园路之宽敞幽静，亦暂为之计耳，知念并闻，专此祇敬道安。弟期刘承干顿首 六月廿二日

（尊处新居住址未悉，只得仍寄文化台一四八番）

（1939年8月7日）

注：

①同文：即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于1900年在中国设立的教育机构，但受日本官方和军部的干涉与支配。在刘承干售书过程中，它与另一派日本在华势力满铁株式会社相互勾结又互相倾轧。

②据刘承干上一封信函，移居原因是由于桃潭旧主来沪。

（五）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奉六月十三日手教，敬悉一是（张菊生<sup>①</sup>函已代寄出矣）。承属须豫备一可靠而善于应付之友人，随时可代表前去接洽，弟亦久有此意，曾商诸季寔兄，请渠担任。据云日语程度尚浅，遇事恐多隔膜，允代为物色一人。惟欲求日语纯熟而具干材，又须人品不坏，数者兼全，一时实难其选。季寔兄意

以为英日会议设无圆满解决，大局必有重大变化，故于联络小竹、福崎，见在同文方面既无激进举动，不必拔草惊蛇，主张暂缓，盖亦以大局为转移，质之吾兄，以为何如。书目编就二分，已抄好，一拟备览，一拟送阅，共有八本之多，抄写颇费手续（复写纸俟移居事定后当试之）。鲁公介弟于立秋日仙逝，鲁公友于谊笃，春间哭孙，今又遭鸰原之痛<sup>③</sup>，老怀伤感，可想见矣。复丈<sup>②</sup>悼亡（叔彦夫人于端阳日逝世），曾驰函致慰。复丈平日全赖其夫人主持，今既遭骑省之戚<sup>④</sup>，而膝下又侍奉无人，恐不仅神伤奉倩<sup>⑤</sup>已也。弟拟于八月十六日移居霞飞路一二八四号，并闻。肃复，祇叩道安。

弟期刘承干顿首 六月廿七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8月12日）

注：

①菊生：即张元济（1867或1866—1959），浙江海盐人，字筱斋，一作小斋，号菊生。光绪十八年进士。近代出版家、藏书家。与刘承干交情较深，曾互相提供自己的藏书，作为对方刻书的底本。

②鸰原之痛：指失去兄弟。《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③复丈：即曹元弼（1879—？），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叔彦，晚号复礼老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为清末经学大师，曾官湖北两湖书院山长，存古学堂经学总教习。有藏书万余卷，多稿本、抄校本。

④骑省之戚：骑省，南唐徐铉，入宋为散骑常侍。故以骑省名文集。后被谪。

⑤神伤奉倩：《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 （六）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前上一笺寄京寓，度邀台眷。接奉八日手札，倚装临发，犹蒙拳拳于此，感胡可量。昌鲁<sup>①</sup>兄信即转递，书事接罗叔翁<sup>②</sup>七日函云，柔翁说价允卅五或能加少许，亦未可必。弟即复一信，请其进行。旋又接叔翁寄阅柔翁函，深以同文为虑，并谓军部方面不满弟两事，即（一）不感谢保护。（二）不肯应募捐款。弟今复叔翁一信，将两事加以解释。惟柔翁信中有云，将来运书时，不得不借重军部保护，故拟将书价再加若干云云。此足见柔翁之思虑周密。盖目下形势，非借重军部不能移动也。弟意日后倘与军部接洽，必须满铁出面，因弟既无途径，且鲜效力，即如去年与公至伊藤处递申请书，其后竟杳无音信，可见一斑。若满铁则有相当势力，又同是自家人，当有办法耳。小竹处，罗叔翁主张索性将售与满铁告之，而鲁山丈则谓小竹既未来谈起，若特地往访，反觉张皇，不如从缓。昨鲁山丈出示尊札，言及不可贬价及书款缓兑两事，均感关切。至罗叔翁寄示大札一事，弟左右皆是正人，每与弟言及，皆佩服公之热心，从无阻挠之意。大札亦即寄还。叔翁我公于书事始终玉成，友朋中如此者能有几人，弟虽无似，亦决不惛然而忘之也。台从想已抵京（过津时晤见一山丈否？），途中安适否？至念。肃此，敬请台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九月初三日

（1939年10月15日）

注：

①昌鲁：王季烈之三子王守炽（1904—？），北京通才大学商科毕业。

②罗叔翁：即罗振玉（1866—1940），字叔宝，又字叔言、叔蕴。曾多次帮助刘承干刻印古籍，与刘氏交往较深。

（七）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前曾两奉笺京寓，想已先后达签室。尚有寄大连数信，内一函附有牧少将来书。又另邮寄书影，屈指到连之日，我公业已首途。未知托何人接受，至为驰念（乞惠复数行，至企！）。我公与嫂夫人想已先后至燕京，途中度平安？昨得子嘉<sup>①</sup>丈寄来一札，今转呈台鉴。罗叔翁近日无信来，未知书事如何也？专此，敬请著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九月初七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10月19日）

注：

①子嘉：未详。经查，字或号子嘉者有卢永祥（1867—1933）、刘永亨（？—1807）、彭诒孙（1864—1921）三人，似与此皆不附。

（八）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自台从启程后，第三次奉笺寄京寓，想已得达。而至今未奉抵京之示，悬念何如！今接子嘉丈转来叔彦丈书，附呈瞥阅（近闻王欣甫<sup>①</sup>兄言，继嗣仍定为惕寅<sup>②</sup>，其所以纠纷如此者，实崧乔<sup>③</sup>作梗也）。昨得罗叔翁缄，言柔翁俟中西<sup>④</sup>自新京回连，即可进行。柔翁拟做至四数，惟彼方颇有潜柔翁者，故渠方寸不快云云。肃此敬请台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九月初十日

（1939年10月22日）

注：

①王欣甫：即王大隆（1901—1966），字欣夫。解放前任职于圣约翰大学，建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现代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是曹元弼的学生。

②惕寅：宜为曹叔彦之侄。

③崧乔：据刘承干《求恕斋日记》，其为曹叔彦（曹元弼）之侄，其他未

详。

④中西：即中西敏宪，其时为满铁会社理事。

（九）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展奉手札，敬悉壹是，当即转送鲁山丈。致子嘉丈、叔彦丈缄即由鲁山丈处付邮矣。顷谒鲁山丈，云所事（本欲畅谈因其有他客至而止）既有如此萌芽，大可因势利导。惟现在可以左右大局者，莫若垣公<sup>①</sup>。最好请公设法说之（鲁山丈谓曾见过，不知我公与相识否），必有相当效果。柔翁昨日来复，谓彼提议书价四数，无反对者。凡满铁事务辐凑，未及书事，且精算卷数、册数及证明内容概略，具文书而后聚议，议毕申请军部等，其手续极繁缛，此事最速要一个月或二个月，军部许否，亦未可豫知，所以荏苒至今。彼当极力促进，请暂赐缓。假书事决定，则当奉电，且派人抵沪云云。宝应刘君诗孙（名文兴，燕京大学教授，文化会研究员，乃父翰臣<sup>②</sup>与公为江苏同年，想必识之）（翰臣名启瑞，宝应人，甲辰进士，内阁中书）上月省亲来沪，曾来访弟。回京后今来信提及书事，谓中西有电，请桥川<sup>③</sup>（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务委员）往大连，或即董理此事云云。王欣夫兄前来谈叔彦丈事，谓近有君直学士<sup>④</sup>之妹（适张荫南<sup>⑤</sup>部郎）（适张不久即大归）贫无所依，乃为叔彦丈料理家事，故公所虑者可以解决（自此姑太太到后，叔彦丈内政主持有人，而崧乔又极端反对）。至于此次之继承纠纷，实崧乔之作梗。而其导源，则因我辈与叔彦丈接近，致其回天之志益坚，此崧乔所最切齿者。崧乔又不令叔彦丈来沪，谓彼若来沪，一般人如我辈者羽翼之，更不可遏矣。故弟抚衷自问，实觉有累叔彦丈也。



又子嘉丈怱愿叔彦丈领銜电蓬莱主和，引起崧乔之子退继归宗，以至纷纭至今未定。迨欲以惕寅为嗣，崧乔阳赞其事，而暗中力沮，惕寅事遂不谐。曹氏忠孝旧家，而浇漓至此，至可叹也。二小儿世煦订婚合肥李氏，今择十月十九日授室。请柬已由敝帐房寄呈左右，而尚有嫂夫人及令孙、孙媛二柬（昌鲁兄一柬就近送去，其余悦秋<sup>⑥</sup>、矩之<sup>⑦</sup>二兄因在远方，恕不另柬）今敬附呈。公便血（初到京未免辛苦，总宜休息，此症亦不可等闲视之耳），日来愈否？至念。书至此，适奉手书敬悉，致柔翁一信（柔翁笺及复信稿附缴），表示衷曲，极感缜密关怀之雅意，铭泐无既！肃此，敬请台安。 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九月二十五日

（1939年11月6日）

注：

①垣公：疑指板垣征四郎，曾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不久又改任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驻在上海。

②刘翰臣：据罗继祖《庭闻忆略》，张文襄公（张之洞）曾委两位内阁中书曹元忠、刘翰臣担任整理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的工作，而令罗振玉时往相助。

③桥川：即桥川时雄（1894—1982），字子雍，号醉轩、晓夫、潜夫等，日本汉学家，福井县人。1913年毕业于福井师范，1918年来华，任《顺天时报》记者，1927年创办并主编《文字同盟》杂志。1928年起担任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其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务委员署理。1946年回国，历任京都女子大学、大阪市立大学、二松学舍教授。著有《陶集版本源流考》（1931）等，并编纂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在嘉业堂售书日本过程中多有调停。

④君直学士：即曹元忠（1865—192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夔一，一作揆一，号君直。屡试不第。曾任玉牒馆校对官、学部图书馆、礼学馆纂修等职。辛亥革命后，居家讲学。为吴门著名藏书家。

⑤张荫南：未详。

⑥悦秋：即王守兑（1893—？），王季烈长子，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

⑦矩之：即王守则（1896—？），王季烈次子，北京工科大学采矿冶金科毕业。

（十）

谨再启者：

展奉阳历十日手札，今日特向鲁山丈商酌。鲁山丈之意，柔翁方面不妨先与言明送二数（罗叔翁所云送礼物如此巨数，安得有如许礼物，且柔翁亦非富人，不如送款为善也），另以三数作其他费用。盖满铁方面以及运书保护等费亦不可不点缀，况柔翁前次致我公函本有“在三十七八外请酌加数万，作为运书保护等费用”之语，今索性决定数目，日后成交时在此限度内可以听彼支配。故今奉上一笺，可否寄交柔翁一阅？仍请酌之。有刘诗孙者（名文兴，宝应人，翰臣舍人之子，今为燕京大学教授，文化会研究员）上月至沪省亲，曾来访弟，假影翁覃溪<sup>①</sup>《四库提要》稿数叶回京。后来信问覃溪手稿是否在议售与满铁之书内，谓系文化会桥川君托问，并谓桥川得满铁电邀，欲赴连参与购书事。昨又来信，谓最好将全部价值若干提及，俾桥川赴连时可以供理事会参考。至于接洽，仍归松崎，以昭画一云云。弟虽先后裁复，系因人情上不能置之不复，并非东拉西扯，至于此后进行，仍赖我公与柔翁主持。诚恐柔翁或生误会，亦请告彼一声何如？罗叔翁函附缴，诗孙函附呈台览，肃此，敬请道安。如弟刘承干顿首

十月初八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11月8日）

注：

①翁覃溪：即翁方纲（1733—1818），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和诗论家。曾参与編集《四库全书》，所撰《四库全书提要稿草》一百四十四册，为刘承干所得（参《嘉业堂藏书志·群书序跋》）。

（十一）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昨奉七日航空手札，敬悉台从八日即启程往燕京。先于晨间得罗叔翁航空信，谓：“藏书经松崎君介绍，书价甚丰，柔甫之热心至可敬佩。故前由螭公<sup>①</sup>约作函致左右，及螭得覆书，欲留加朱点各书，螭又复书‘非全部出让不可’，但未以大函交松崎，恐阅之灰心。弟意此次柔甫热心且价值甚丰，若能从速快诺，或尚可挽回，否则，此事遂成画饼，请熟思敏断，候电诺否。因螭即将至燕京，此事由弟接洽进行”云云。弟此时未接七日手札，因复彼一电，云：“书可全去，价照柔翁所定。”盖弟朱点各书，并非珍贵之本，因平时爱读，思欲留出，然能得价，亦可通融。至于全部价格，前接尊札云，如能至卅七八，则依时价易法币，已去大衍不远。弟意此事总须待彼还价之后方有把握。诚如尊函所云，满铁之愿买与否，不在卅五与卅价值之相差，而在重视此书与否也。惟此事自我公离大连后，接洽不便，亦大有影响也。书影已寄大连尊寓，日内计可送到，其已售者于目上加圈矣。专复，祇请台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十月十日

（1939年11月20日）

注：

①螭公：与其他各处所说的“螭”，皆指王季烈。

（十二）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昨奉二十日手札，敬审台从抵京，至为欣慰。柔翁处即秉尊稿，去一航空信。好得弟致罗叔翁佳电，有要言不烦之两语“书可全去，价照柔翁所定”，此电已由叔翁交渠看过，想柔翁尚不致有何芥蒂。弟视柔翁如视我公，完全信托，第柔翁身当其境，却有为难之处，况兹事体大，非可马上成功，且俟渠相机进行也。昨有上海忠厚书庄主李紫东<sup>①</sup>言，大连图书馆有东人来沪，托其问藏书概况，弟问其何人，则不肯言，弟只好以并无售书事答之。并闻，肃复，祇请台安。如弟期刘承干顿首 十月二十六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宝眷想俱已到京）

（1939年12月6日）

注：

①李紫东：据《郑振铎日记》及《郑振铎书信集》，此人曾多次向郑振铎售书。其他未详。

（十三）

君九大哥大人侍右：

前奉手示及柔翁函并《旧梦录》敬悉，即转鲁山丈阅知。其所指之某理事，似为中西无疑矣。今仍寄缴，乞督入。今接柔翁十三日航函，云：“书事曲折荏苒，至近日稍决定以四十万金移入调查部事，昨早得调查部长明言，但刻下阳历年关，社务剧忙，且虽汇金派人等事不免纡回。然此事既定，敢奉告并请垂恕荏苒迟日之罪”云云。看来此事已有眉目，大约书归调查部而不归图书馆，与柔翁前致我公函可参看也。比

从冒鹤亭<sup>①</sup>兄案头见单束笙<sup>②</sup>君藏之《辛白簪诗聒》一册，鹤亭兄属弟略加笺释。本事中有夏闰枝<sup>③</sup>太守、朱古微<sup>④</sup>丈及顾聪生<sup>⑤</sup>、费韦斋<sup>⑥</sup>诸公詮注，已得十之三四。其上卷四叶“骨董名家毕良史<sup>⑦</sup>木皮谈笑贾凫西”<sup>⑧</sup>一首，韦斋以为似指憲斋<sup>⑨</sup>戎幕如王胜之<sup>⑩</sup>曾重伯、翁印若<sup>⑪</sup>等，而闰枝太守木皮谈笑句旁注“相文郎王胜吹笛度曲”九字，此则断不可解者。弟遍问诸老，亦无人能解。我公至京，想必至闰枝太守处，请便中问之何如？又闻太守处尚有詮注本，已得十之七八，如能惠借一读尤感。弟因此为不急之务，又太守年高，未敢作书妄渎，而我公与太守有姻世之谊，必当造谒，故以是相托也。书至此，接十五日大札，敬悉壹是。日后事成，必须请柔翁来沪主持，我公能南来助弟，尤企尤感。尊恙切望静养勿劳，以冀痊愈。无任拳拳，鲁山丈处容以尊函转阅也。专此，敬请台安。 如弟刘承干顿首 十一月初七日

（1939年12月17日）

注：

①冒鹤亭：即冒广生（1873—1959），江苏如皋人。光绪二十年举人。抗战前任中山大学教授。抗战时伏处于上海，从事《易经》、诸子研究。解放后任上海文管会顾问。

②单束笙：未详。

③夏闰枝：即夏孙桐（1856或1857—1941），江苏江阴人。字闰枝。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会典馆编书处总纂，广东考官，浙江湖州、宁波、杭州知府。民国初入清史馆，负责编纂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循吏、艺术诸传。后又为东方文化总委员会续纂《四库提要》之医家类。

④朱古微：即朱祖谋（1857—1931或1932），原名朱孝臧，字藹生，一字古微。浙江归安人。近代词人、藏书家。

⑤顾聪生：未详。

⑥费韦斋：即费树蔚（1884—1935），江苏吴县人。字仲深，号韦斋。纳资为郎。官河南州牧。曾入袁世凯幕府。后回乡创办实业，修纂地方志书。娶

吴大澄女为妻。

⑦毕良史（？——1150）：南宋蔡州上蔡（今河南）人，字少董，一字伯瑞，号死轩（一作死斋）。少喜字学，亦善画。后游京师，以买卖古器字画出入贵人之门，人称“毕偿卖”。绍兴初举进士。为高宗鉴别文物字画，大为见赏。宋复河南地，权知东明县。绍兴和议成，尽载所得文物归长安，都人号为“毕骨董”。后知盱眙县。著有《春秋正辞》。罗振玉《雪堂自述·〈古明器图录〉序》：“不逾岁，乃盈吾几案间，室隅坐下，亦罗列殆遍。客人予斋者，金愕然，谓是毕良史死轩也。”

⑧贾鳧西：名应宠，字思退、晋蕃，号鳧西，又号澹园，木皮散人，山东曲阜人。明末鼓词作家。约万历十八年生，康熙十五年卒。曾任直隶固安县令，后任部曹、刑部郎中。著有《木皮散人鼓词》、《澹园恒言》等。

⑨恣斋：即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号恣斋。同治七年进士。历官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广东、湖南巡抚等。晚年主讲龙门书院。精于金石之学，兼长刻印，亦善书画。吴湖帆为其孙。

⑩王胜之：即王同愈（1855 或 1856—1941），江苏元和人，字胜之。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北学政。晚年居嘉定。

⑪翁印若：即翁绶祺，江苏吴县人。字印若。光绪十七年举人。曾在广西梧州、平安等地为官。酷嗜金石书画，尤精鉴古，善画山水。

#### （十四）

君九大哥大人左右：

先后奉阳历二十、廿一两次手札，敬悉种种。柔翁既不愿南来，则日后应付，殊觉为难。今接柔翁函，谓满铁将派人至敝楼，以目录对照实物，确查其有无，到日嘱弟处派人至南浔助之云云。俟满铁之人到后，弟当将价值极少大衍之数，因勉徇柔翁之言，减至四数一节，向彼说明。至于柔甫疑沪上有人私拆信函一节，则屡次往还函件并无其事，可请放心也。昨又得刘诗孙信，附呈台鉴（阅后仍乞掷还，以便作答）。观其言外之意，似有倾軋柔甫之趋向。但彼既托公渚

共拟说明书，弟亦无可阻止。今鲁山丈过寓，以此就商，彼主张稍缓再复，未知尊意以为何如？还祈速赐示知，俾有遵循。鲁山丈致公函一并附呈，乞督入。温毅夫<sup>①</sup>副宪云徂，闻赏银五百元治丧，予谥文节，公知之否？汪憬吾大令兆镛<sup>②</sup>闻，亦赏银四百元并“志节不渝”匾额云。肃此奉恳，敬请台安。如弟刘承干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

（1939年12月26日）

注：

①温毅夫：温肃（1878—1939），字毅甫（夫），号槩庵，广东顺德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编修，后任湖北道监察御史。辛亥后以遗老身份隐居，其间曾奉逊帝召入宫为“南书房行走”，继任天津张园清室驻津办事处“备顾问”，常向溥仪进言。还曾出任香港大学汉文教师，著有《德宗实录》、《贞观政要讲义》、《权山文录》等。

②汪兆镛（1861—1939）：广东番禺人。字伯序，号憬吾。汪精卫（汪兆铭）长兄。早年因试不第，游幕州县。后不乐仕进。辛亥革命后避居澳门，以吟咏著述自适。

整理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

（上接第172页）

很多史籍的卷数又与宋元书目所载不合等等。除此之外，该《志》缺漏待补之艺文资料尚有三百余条。《艺文志》乃是考察分析某一时代文化发展所必需的第一手可信资料，而顾氏所辑《补五代史艺文志》，错谬、缺漏如此之多，又何足凭信？看来重新考订和编纂一部较为完备的《五代艺文志》，的确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

作者简介：甘肃省会宁县人



頃以同年賜鑒所上二函後旋奉陽曆十月四日

手示並附柔甫致

公書

柔甫字中翰

為自一賀計自嘉業書樓受制以來視眈眈而欲逐者

不乏其人皆平日握手稱莫逆杯酒言歡者也今幸柔甫引為己任其  
他局外而希入局中者似皆不能執手柔甫之局則此事妥洽之期  
當必不遠哉

公聯綴柔甫雙方之感情探驪得珠解人不當如是耶要亦  
夢他謬以紙在為謀之忠子已敬服夢樓袒裼而踞爐火  
何其智出阿瞞下也南皮公子近況若何

公當晤及李高先潘陽後春明亦是一法松老則未必肯移  
動也穀甫逝世間之感愴同志日稀奈何手復敬請

道安

辛卯年 冬月朔